



# 触摸羊城之“魂”

□张浩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2020级本科生

征稿

“校园达人”版面面向高校学生征稿，稿件要求作者为高校在校学生，内容、体裁不限，每篇不超过2000字。来稿请投邮箱：ycwbqc@sina.com，邮件请注明“校园达人”投稿字样，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真实姓名、所在学校名称及院系和年级等信息，并备注作者本人的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码及建行或工行账号（如无此两家银行账号，也可提供收件地址及邮编）。



## 旭旭的美好时光

□叶佳灵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初二(三)班

放学回家，敲敲门，家里就会冲出一发“小炮弹”——她是我的妹妹旭旭。她是早上九点出生的，所以叫旭旭。旭旭刚出生时，小小一团，好像轻轻一碰就会受伤。旭旭长大后一点后，开始学习爬行，不久又学习走路。我喜欢拿着玩具引着她向前爬，刚开始她爬得不稳，总是摔倒。后来爬得稳了，但还是慢吞吞的。我就逗她：“你爬得这么慢，是不是小蜗牛附体了？”每当这个时候，旭旭就像听懂了一样，会使劲向前爬起来，然后又跌倒。我又惊奇又快乐：“你好通人性啊，小旭旭。”刚说完，妈妈便笑着骂我：“妹妹本来就是人，能听懂你说话很正常。别老欺负她，小心她长大了欺负你。好了，快给她热牛奶去。”

到正午，阳光正好，我又乘着电梯向下。远处的云已渐渐有了轮廓，天还是蓝蓝的，却悄悄披了灰外套。不知是哪来的一片墨水泼在云上，染开，竟让一些云着了色，隐约似群山点缀，楼台变换。一重亮光在这云山碧海中，正欲迸发而出。这时就连云下的树也被染得更加绿油油的。好一派诗情画意！

最美的，当属上晚修时的夕阳云了。天色渐暗，圆圆的、金黄色的太阳悬在天边正中，金黄的阳光铺洒下来，将云换了颜色。似乎眼前的整片天空都被太阳渲染了，那些云先是慢慢染上金黄色，再晚些，才有了红，还留着些金黄的碎片，在云海中间闪着光。最后天空变成了幽蓝，太阳挣扎着发出最后一抹耀眼的光，便消失在那片黑蓝色的云后面了。我回头，发现一起坐电梯的同学都默不作声，眼神全部不自觉地被这夕阳与云吸引，此时大家对视，不免会心一笑。

我该怎么形容那些云的美？竟能在这乘坐电梯的短短几分钟里陶醉了我的灵魂。这电梯，竟如“天梯”。

## 校园“天梯”

□胡好乐 南武中学初二(二)班

我喜欢看云。尤其喜欢在校园一处电梯里看云。那云，变化多端，色彩丰富，有时似海浪滔天，有时又似轻烟滑过。云卷云舒，心情亦会随之变换。还是一次偶然，我在校园里乘坐教学楼那个带玻璃外墙的电梯，无意间一抬头，便看到一大片似乎不属于人间的美景——正晨时，坐着电梯缓缓上升，蔚蓝色的天空远远地挂着一幅乳白镶金的“壁画”，在眼前慢慢展开，画中的那些云似乎与天融为一体，流动出万千形态，始如白驹飞渡，又如鱼鳞片片，瞬间挤入我身处的这一方狭小天地，唤醒了封闭了一夜的心灵，带给我一整天的美好与绚烂心情。我竟忘了下电梯，只因流连这云，这意境。

于是一个假期的第二天，我便和朋友来到越秀公园。

初入公园，我们便遇到很多行为“奇怪”的大妈和大爷——沿途的亭子和空地，都有老人家“占领”：打太极的、跳广场舞的、唱粤语歌的……我不由得感叹一句：越秀公园，群芳荟萃。这真是一座有灵气的公园，在这里感觉人和大自然已完美交融。放眼都是一片浓绿，我甚至羡慕那些隐藏在树林间的鸟儿，可以天天待在这世外桃源，没有焦虑和烦恼，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。

我们直奔被誉为“五岭以南第一楼”的镇海楼。仅仅远远看了一眼，我就震撼于它的巍峨了——只有如此巨大的建筑，才能配得上“镇海”之名。它雄镇南疆，气势恢宏。

走进镇海楼，历史仿佛重现眼前。秦代“番禺”的漆盒子，东汉时代穿长袖的衣陶女俑，西汉时的陶熏炉、陶象牙、陶犀角等，元代青花船型水注、清代乾隆铜鞮胎琅琅金鼎、张九龄的告身石刻……我不禁感叹：这看似不大的镇海楼，其藏品却涵盖如此多的朝代，让我好好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。这些文物有着大多故事。虽

然那些王侯将相、文人墨客早已经淹没入历史长河，但我们仍在此窥探到历史的冰山一角，跨越时空去感受那些过往朝代的风华。

我们迫不及待地登上第五层，俯瞰羊城。“仰望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”的豁达心情油然而生。我不由自主地想，这座楼，看了几百年的南国烟雨，如今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对面对面的广州城？它曾见证了清朝广州十三行的经贸繁荣，见证了中国最后一个帝国的盛衰起伏，也曾眼睁睁看着外国侵略军践踏国土；它曾默默注视着民国时期的风云变幻，军阀割据，也曾见证战争时的枪林弹雨……站在这座饱经沧桑的古楼上，我仿佛看到了它曾经的繁华与兴盛，也能感受到它曾经的满腔愤怒与憎恨，以及无能为力时的难过与悲哀。我当然也能感到它如今的骄傲与自豪。但它那宽广的胸襟、宏阔的视野，我只能以一个凡夫俗子的视角去揣摩、去猜测。

我询问博物馆的工作人员：“岳阳楼因有范仲淹而千年兴盛，滕王阁因有王勃而闻名遐迩，敬亭山因为李白也颇有名气，那这座岭南第一楼，又有多少文人墨客为其折腰？”

这位工作人员不无骄傲地如数家珍：“那可还真不少，不只是文人墨客，也有大将名官。如明朝欧大任的‘一望河山感慨中，苍苍平楚入长空’，清朝丘逢甲的‘独上层楼唱越风，尉佗城郭夕阳中’，陈恭尹也曾挥笔写下‘清樽须醉曲栏前，飞阁临’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“这怎么找到失主？”何军捡到钱包没有激动，反而有些惶恐不安，他向来不是占小便宜的人。何军只能拿着钱包，一边小跑继续锻炼，一边脑子里像福尔摩斯分析起来：在公园内等待失主是不行的，谁出来锻炼身体会带钱包？可以

失主(上) 插图: 采采

天微微泛白，围栏外的小河氤氲着白雾，在这个小区附近的口袋公园，何军已经开始了晨练前的热身运动。何军每天会沿着公园慢跑8圈，再回家洗个热水澡，然后清清爽爽地上班。

但今天，何军刚跑第一圈时，就意外地看到一个棕色男士钱包。环顾四周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可以肯定，钱包是昨晚的人遗失的。何军打开钱包来寻找线索，里面除了850元现金、两张没有署名的银行卡以外，就只有一张体育彩票了。

“这怎么找到失主？”何军捡到钱包没有激动，反而有些惶恐不安，他向来不是占小便宜的人。何军只能拿着钱包，一边小跑继续锻炼，一边脑子里像福尔摩斯分析起来：在公园内等待失主是不行的，谁出来锻炼身体会带钱包？可以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

肯定，失主只是昨晚偶尔来散步，所以早上在这里等到失主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对了，从彩票入手！想到这，何军急忙停下脚步，仔细看看那张彩票：日期是昨天下午打的。再看中票地点，居然是自己常去的中山路那家彩票店。何军瞬间有了主意，既然失主跟自己一样是个彩民，那他每天肯定也会跟自己一样去买彩票，而绝大多数彩民都喜欢去固定的一家彩票店。所以，去彩票店里守株待兔的机会要大得多。想到这里，何军嘴角微微上扬起来。(董川北)